

爲了美和快樂而活着

蘇昕仁

黑川雅之在《日本的八個審美意識》一書提出了中日相似的文化焦慮，他說「現在的日本人已經淪爲西方文化的奴隸了」。他舉的幾個例子同樣是當下中國人所經歷、關心的問題。如在諸多領域的理論闡釋方面，西方文化理論成爲顯學，而本土理論體系式微，不受體制、教科書的重視，漸漸也失去了創新能力。黑川雅之同時看到了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和可能性，當他凝視着故鄉的民居和茶室，發覺「在傳統空間中潛藏的現代感覺竟然是如此美妙」。

與其說黑川雅之從日本文化淘洗出了代表審美意識的八個概念，不如說是他用這八個概念使原本朦朧、駭異、缺乏論述的日本審美文化浮出水面。這八個概念互融互通，形成了能夠令本土民衆產生美感和愉悅心情的空間。

首先是「微」。日本人非常注重細節，從產品設計、環境維護、生活制度與禮儀等方面，都可見到他們爲了健康、舒適和美的生活展現出體貼入微的考量。他們慣於把個體和他者、局部和整體融合起來，「微」意味着沒有什麼細節是次要的，你隨時隨地處在一個與他者相聯繫、與整體貫通的氣氛之中，強調的是共處與和諧。日語當中就有「讀氣」這個詞，它要求每個人必須與周遭環境有所感應才能作出合情合理的行動。日本傳統建築往往有庭院，庭院既與房間、門戶彼此借景，又反映房屋和「我」對世界、宇宙的思考。其實就在香港，我們大可以到南蓮園池內的香海軒感受一番，雖係仿唐建築，但其中庭與日式庭院在概念上頗有契合之處。

是否只有日本人在意細節呢？顯然不是，可日本文化對細節的要求卻與衆不同。黑川雅之提到了另一個概念就是「素」。一般來說，摩天大樓在設計之餘比的是高度、金屬用料和造價，橋樑也在強調它的使用壽命。然而日本除了很少拆遷古建築，也無意於打造永恆的建

►《日本的八個審美意識》提出中日兩國有相似的文化焦慮
作者供圖

築，相反他們總是傾心於樸素自然、本色原始的材料，泥土、木材、竹子，看似不具有現代感，日本人卻在這上面投注了強烈的情感，與對自然的感情有關。在他們看來，花朵的凋謝和它的綻放一樣重要，沒有死亡生命就失去了它的顏色。因此「素」就是順應自然、不強加干涉，保持謙卑和純真，同時善於發現事物的本色、原型。有趣的是那些常常被貼上「性冷淡」標籤的日本產品，在簡潔表象的背後，就是以沒有痕跡地創造爲旨歸，實際上對工藝有極高的要求。當然這種「素」也有極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比方說同一件衣服可以在腰部調節衣服的尺寸，不同身材的人都可以穿，使它能夠在一個家庭裏代代相傳。同樣地，傳統建築裏，房間的用途是臨時性的，你改換了器物或者重新開關門窗，空間的大小、用途可以隨時切換。同樣是榻榻米，你樂意躺着、坐着都行。黑川雅之論述的八個概念實際上可以相互推導、彼此連結，比如「素」就可以導向「破」，當人們開始強調創新的時候，總是謹記茶道大師千利休的話：「（學習時）首先要完全遵循既有的規矩方法，進入突破、創新階段以及融會貫通開始超越的階段時，也不能忘了根本」，這裏的根本可以理解爲初心，也可說是我們所體察事物的本色原型。

周作人在論述日本人古今不變的特點時說，其現世思想與我國人相通，而其對美之愛好卻似中國所缺乏。儘管這話有些牽強，卻道出了日本美學值得我們深入去了解、體會的必要，當各個國家的人都汲汲追求着現代性，黑川雅之斷言，「爲了美和快樂而活着」才是它可貴的初心。



元宵佳節在異鄉

劉軍君

按照中國習俗來說，正月十五的元宵節之後才算過完一個完整的年。說來時間過得也快，明日便是元宵佳節了。

這一天，北方吃元宵，南方吃湯圓——儘管說法不同，盼團圓的心總是一致的，圓滾滾的湯圓或者元宵在沸水裏浮沉，直至再也沉不下去了，一人四五顆，咬一口，黏黏纏纏，甜甜蜜蜜。而這一天的夜裏，地上的燈火遮住了天際的明月，詩人們只詠人間景，不理天上月。上元佳節，從古至今便是一場全民的歡宴，花市燈海，徹夜歡騰。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中便有云：「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如今的元宵節自然比不得古時候那般隆重盛大了，繁忙的都市兒女早早便已離鄉返工，哪還等得到正月十五後。慶幸的是，科技發達的今天，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早也不是古時候那般天涯海角了，一張機票便將北方老家的母親送來了上海。不曾想，大上海流光溢彩的夜色，反倒喚來她的鬱鬱寡歡：「沒有秧歌，一點都不熱鬧。」是的呢，在我的家鄉，元宵佳節要有燈會，還要有秧歌，燈火通明，載歌載舞才是北方人鬧元宵的樣子呀。

在我的故鄉老家，接秧歌算得上是新春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西北不同東北，時興的是接頭秧歌，規矩也格外多些：人們早起將院子裏外外清掃乾淨，灑上水，不讓起一點黃土的塵，花生瓜子糖果拿出來擺盤，做好了一切準備，站在院子的腳畔上，聽着前村裏傳來隱約的喧鬧聲，撓心撓肺地等待着

秧歌聲漸漸靠近，院子裏呼啦一下湧進半村子人，但都寂靜無聲，等着牽頭開唱。牽頭唱曲調都是一般模樣，單詞是家家不同，次次不同。他會先誇誇過去的一年裏這家戶的成績，豐收多打穀，鄰里好相幫。再給個美好的祝願，家人興旺，路途更寬敞。唱信天遊的嗓子唱出來的祝願，怎麼聽都聽不夠……

從村頭到村尾，待家家戶戶接完了秧歌，天已經開始黑了，山中寺廟前的燈場上，一支支蠟燭已經燃了起來。燈場是個很奇怪的地方，方圓不到一里的地方，被玉米秸稈圍成了迷宮樣式，走一趟出來得大半小時，即「轉燈」。我也不知那淳樸的鄉民究竟是何時學到了這等本領，從小就覺得這本事神奇得很。秧歌隊通常會先上山拜廟，然後入燈場，人流湧去，燈場一下子擁擠不堪。小時候爸爸怕我跟丟了，也因孩子小看不到秧歌隊轉燈，索性抱我們上肩膀，肩膀上的小孩子們，也會相熟地致意，比比爸爸的身高。隨着秧歌隊轉完燈，人流逐漸散開，燈場的燈在這一天可以被帶回家去，保佑新年好光景。我總爲了這一盞燈留到最後，小心翼翼捧着燈，映着中天的圓月，牽着爸爸的手一起回家。

如今想來，也無怪母親會鬱鬱寡歡，我的確已有好多年不會過一個完整的年，不曾再逛一回燈海，接一回秧歌。幾次夢回故鄉，似乎仍是那個坐在爸爸肩膀上孩童，看那流線的燈，那喧囂鼓噪的秧歌，水紅色的扇子翻飛……

故鄉的節，自然是分外熱鬧的，故鄉的人，也自然是格外親切的……「唉，時移世易，如今還能一家團聚的節日也稱得上是佳節了。」正包着元宵的母親欣然一笑。

飲食男女



北方的元宵，南方的湯圓，雖說現如今物流發達，南北方的貨物早已四處相互流通，可到了節慶日子裏，這飲食文化的地域性差異還是清晰可見的。

在香港這個南方都市裏，湯圓更多地稱作湯丸，而它在港式甜品界中的地位卻是雷打不動的。

港式甜品的品類繁多到可以用「亂花漸欲迷人眼」來形容——雙皮奶，楊枝甘露，古法龜苓膏，雜果涼粉西米露等自然是出類拔萃的，但這些後起之秀終究是無法動搖湯圓百搭且有團圓寓意的堅實地位。在宴席上，它總與酒釀、糖桂花這幾味中式甜品的核心元素搭配得嚴絲合縫，以酒釀小圓子或擂沙湯圓的形式出現，面上灑幾顆殷紅的枸杞，作爲盛宴後完美的休止符，如同水墨畫的留白一般佳妙。在傳

南方的湯圓

王 樂

統的港式糖水舖裏，湯圓更是沒有限制地被翻出新花樣來使用：六寶湯圓，紫米椰香湯圓，又或者是抹茶粉、玫瑰汁等來變出五花八門的顏色。甚至連湯底也不再單調，可以自由選杏仁糊，核桃糊，腰果糊，紅豆沙，綠豆沙，甚至兩溝，或者薑糖水，讓微辛的熱薑汁恰到好处地襯托出湯圓的甘美。

初來香港時，我愛去港島天后電氣道那家「晶晶甜品」，爲的就是他家獨有的玫瑰露酒餡兒的湯圓。那玫瑰露的馥郁甜美與芝麻糰米結合得相得益彰，食後唇齒留香，這般風雅的口味設計，讓我一度猜想店家是否由《紅樓夢》裏那著名的玫瑰露官司處借鑒出了這一靈感。

另一家頗得我心的「福元湯丸」在北角福元街，像香港的很多食肆一樣，他家的鋪面小到連十個人也坐不下，但店門口卻常年站滿了等外賣的人。相比「晶晶」，這家的湯圓毫無

花巧，勝在貨真價實且火候老到而已。湯圓只賣黑芝麻和花生兩種口味，即叫即煮，貪心如我總叫「鴛鴦」便可以一次都嘗到兩種口味：黑芝麻餡兒中的顆粒似有還無，不像別處吃的流沙般虛無縹緲，也不會嚼到沙粒似的芝麻渣；花生餡兒的更是金黃柔潤，香的比芝麻明快，比豆沙俊逸，弄得我時常邊吃邊尋思，怪不得《阿旺新傳》中蓮姐單靠一手搓湯丸的絕技就能養大阿旺還給兒子攢下豐厚的老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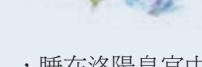
當然，都市生活繁忙，生活於香港的我不是總有時間去光顧這些糖水舖的，晚間嘴饞時可以依賴的終究還是速凍超市貨。凍湯圓其實是諸多方便食品裏相對美味的選擇，芝麻、綠豆、花生的湯圓式排列組合，像黃藥師精心設計後傳給傻姑的三招，看似平淡卻諸般變化威力無窮，於我而言，自是百吃不膩的。

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爲着團圓的好意頭，也是要該吃一碗湯圓了。

菩薩造像藝術論

白頭翁

閒話煙雨



佛教傳入中國，起源於東漢明帝的「洛陽夢」，一夢成真。明帝劉莊在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初夏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

，睡在洛陽宮宮中的劉莊夢發奇想，夢見「有金人飛空而至」。《後漢書》中再無人追究劉莊爲何能夢見這種奇特的科幻現象，夢應爲日有所思，夢有所見；日有所聞，夢中忽現。劉莊深居皇帝禁宮何所思？何所見？又因何而夢？因爲這一夢在夢後兩千年中曾改變了多少人的信仰？改變了多少人的生活？甚至改變了多少人的一生。劉莊一生無能無德，無功無績，唯此一夢，垂史二千多年。他絕非莊子所講南柯一夢，那夢乃短夢、殘夢、荒唐夢。而劉莊是實實在在作了一個近乎偉大的夢。劉莊是位追夢人，第二天上朝，把追夢、釋夢、圓夢作爲國之大事朝議。

這種夢之顯靈，史上鮮述，劉莊有靈有感。衆臣所議，夢之所想集中到有仙有神自西而來，此乃夢之所示。夜夢金人是飛天自西而來，於是才引出去西天取經。

據佛學家考證，隨着佛教的傳入，佛像也隨之而來。佛像在中國傳播是由南向北，由西向東。佛像隨着寺院的建設幾乎家喻戶曉了，到南梁朝時，佛教被尊爲國教，佛像已經深入到「尋常百姓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值得研究的是，現在發現最早的佛像雕塑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千年未變。可稱千佛一面，萬佛如一，圓髻方額，高鼻深目，眉眼細長，嘴唇緊閉，巨耳垂肩，身軀健碩，祌表威嚴。佛教中講三世十方有佛十萬，但未見佛有兩樣。這猶如耶穌和上帝，也彰顯宗教的偉力，凡人焉敢動其一神一態，一手一足？但菩薩非同。

菩薩雕塑的變化大，歷朝歷代的審美觀都在菩薩身上有所表現。因爲菩薩在善男信女中，在民間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幾乎是真、善、美的化身。金有足赤，人有完人

，就體現在菩薩身上，在中國數百年間，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歲月如何變幻，菩薩在百姓心目中未變，四大菩薩，尤其是觀世音菩薩可以說家喻戶曉，老幼皆知，拜過觀音的人甚至不會少於拜過佛祖的人。

菩薩傳入中國時，還是男身，面有八撇黑鬚，據說這是在印度雕塑中的原型，但現在在印度已找不見有關菩薩在佛教傳播中是如何出現的。有一說法是釋迦牟尼圓寂後，



由西天青風白雲送來一尊佛祖雕塑，從此佛像遍天下。而菩薩是佛祖的弟子，隨而學習之，隨而修行之。也有一說菩薩是跟隨達摩法師而來，爲傳播佛教，分派其四大弟子雲遊四方，居四大佛山，開闢四大道場，傳經頌佛，居五台山的爲文殊菩薩，居普陀山的爲南海觀音菩薩，居峨眉山的爲普賢菩薩，居九華山的爲地藏王菩薩。菩薩是梵語，在梵語中究竟是什麼意思？從古自今未見有解釋，我去尼泊爾訪問時，曾經請教過當地學者，言爲雨後七彩的菩提樹。

隨着菩薩的逐漸中國化、民間化、藝術化，菩薩既是走上神壇上的佛，又是走下神壇的人，這正是菩薩的特殊文化背景。菩薩逐漸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其人格化，自然化的進程，到南北朝時，菩薩身上的威嚴莊重一步步褪化，更多的美麗、善良、可親、可愛的因素逐步加強。菩薩美，美在自然，美在回歸，美在人情，人的性格化越來越濃，不是那一身妝扮，不是那一頭花冠，她就是一位人間的美女。

菩薩源於印度、尼泊爾，但其再創造應在中國，正像佛教中的羅漢，雖然其起源於印度，但羅漢直到南宋時期才開始走進寺院，羅漢的隊伍不斷在擴大，由最初的十八羅漢，三十六羅漢，到南宋末年，已經建有五百羅漢殿了。但中國的四大菩薩一直儼然獨立於其四大道場，數百年過去了，再未發展，這正是佛教中的菩薩文化。

菩薩造像和佛造像的最大區別就是人與神的區別。菩薩造像是毫無掩飾地把内心表現在表情上，內情外表，和諧、超脫、恬靜、安寧、自在、美好、平淡、自由、親善、美麗。有時會散開，自逸，一腿架在坐床上，一臂立在腿上。佛造像何止萬千？但清一色一律結跏趺坐，互交二足，左上右下，威不可犯，神不可看。

河北正定有一興隆寺，寺中有一尊菩薩造像，即「倒坐觀音像」，坐南向北，與大殿中的佛祖造像坐向相背，關鍵是這尊菩薩造像，是斜坐，非正襟危坐；一腿自然下垂，一腿隨意蹠起，民間呼爲「二郎腿」；雙手抱膝，身體微微前傾，似動非動，優雅端莊，面帶微笑，自然放鬆，似無拘無束，一點神仙勁皆無，倒像人間一美女。笑得也自在，一點不僵、不裝、不假、不儂，不像泥胎，一身的活氣，一身的靈氣。魯迅來看時，佇立良久，稱之爲「東方美神」，民間喚之爲「最美觀音」。

我在山西博物館見到一座直立的菩薩造像，是北齊時代的，距今已一千五百年，雖然失去了兩手，但依然很美。兩腳赤足，裝飾很美，肚臍處有一美玉環飾，拉緊衣裙，顯得亭亭玉立，杏眼細眉條鼻合唇，下巴微突，兩足足甲清晰可見，十分寫實。依造像而論，當爲北齊之美人。大同下華嚴寺有尊遼代的菩薩造像極其罕見，那是尊合十臨風觀世音造像，其難得在是其笑而露齒，徒增人間之氣。遼代的菩薩造像更趨人間世俗化，也更有親和力。

▲河北正定興隆寺的「倒坐觀音像」被譽爲「最美觀音」
資料圖片

猶憐草木青

李丹崖

自由談



初春如鯉，正由時間的冰河裏向我們游來。

最早的春天，被一尾翻花的魚尾打開，繼而，冰河解凍，草木含翠，隔河看柳浪依依，舉步鄉野，可見，遍地的草尖兒，這才是生命力的象徵。這個時節，整個自然界都是有鮮味的，呼吸吐納之間，世界裏的每一個因子都是新意盎然。

風，似自遠古的季節吹來，裏挾着白堊紀時代的溫度和厚度，一路風行，到了我們身邊，逐漸調和了它原有的體溫和舒適度，讓「吹面不寒」這個詞有了可觸的實在感。有時候我甚至想，風就是春天的酵母，造物主事先在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儲存了一窩暖風，冬去春來，就抽絲剝繭一樣，派出來一縷，這樣的一縷，足以讓整個世界山河甦醒了。

是呀，春如線。

這說的也似乎是風吧。看吳冠中先生的畫

作，就叫《春如線》，那些千頭萬緒的線呀，也許在莽夫們看來，就是打翻了的髮菜湯，灑塗一樣模糊，或許會被誤認爲是一塘子蝌蚪，黑乎乎，亂糟糟。而有心人總會發現個中三昧——那些滿世界吹拂的風，絲絲縷縷，絲綢一樣，從東南西北上下左右吹過來，松針一樣，新韭一樣，小孩子手裏拽着的風箏線一樣，在一個偌大的世界裏，那樣的自然，那樣的可撋摸，那樣的詩意……

青帝何其偉大！每到了初春，他似乎就飽蘸了一滴獨特的青色顏料，在時間的汪洋大海裏滴了那麼一滴，寰宇春風拂面，山河解凍，江南杏花春雨，依稀有穿着旗袍的女子，用一頂油紙傘喚醒一座古鎮的美夢了。

公園的草地上，看見有娃娃在家裏人的張羅下在抓周，一支鋼筆，一隻撥浪鼓，一張百元大鈔，一本書，家長們眼巴巴地望着孩子在草地上爬，那娃娃，那新草，那周遭的期待眼神，那會心一笑的笑容，都是這個時節最好的詩句。

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爲「現代三聖」的馬一浮先生有一首小詩，很有禪意：「已識坤大，猶憐草木青。長空送鳥印，留幻與人靈。」這是一種在世界的新舊中跳出自我來「觀我」的智慧，也是內心的獨白與對照。那些真正看出並喜愛草木青綠的人，實則是過盡千帆皆不是，方知世界最深的奧義全在這些看似弱小的草木之中，於是，反璞歸真，卸下面具，素面朝天的愛這眼前的世界。

草